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跋山谷草書千文）

目録皆誑譎之言

因妄謂日録固為邪説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辯鋒筆勢縱横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甚絶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之無纖悉之疑（讀兩陳諫議遺表）

群書考索別集卷十二

群書考索卷十三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次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禮樂門

禮樂

先王以通上下之情

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詩解）

不可遺本而事末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語註）

存守內外之節

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語或問）

其用無小大之殊

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欲脩禮樂之書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訂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許臣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功（寧宗朝朱熹乞脩三禮劄子）

禮樂以進反為文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雖勇猛力進始得敬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流蕩故

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反之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要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卻進樂盈而卻反所以為得性情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散矣（文公語錄）

禮樂同一理

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箇相對着誠與去偽也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克去偽則誠着（同上）

漢無興禮樂之主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說在此時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矣（同上）

古今只此一理

自古亙今都只是這一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道理做出來（同前）

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邪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同上）

窮達損益之宜

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如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同上）

樂其生反其始

樂樂其所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節文却是人做底故下文云樂章德禮起情反始也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於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内之德（同上）

有是理即有是氣

問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貟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矣（同上）

禮樂鬼神一理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而已（同上）

同體而異用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性情之正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於敬敬則和這便是同體處（同上）

不見先王之禮樂

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同上）

有德有位方可制作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同上）

禮樂相為表裏

問禮之用和為貴和便是樂否曰和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又是樂中之禮（同上）

非玉帛鍾鼓之謂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耶（策問）

如寒暑生殺

禮樂刑政之為教如寒暑生殺之為歳（文公答楊深父）

典禮

當盡禮之實

遜者禮之實也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語注）

不當事繁文末節

盖以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遜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為故言能以禮遜為國而先民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遜為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為禮耳（語或問）

先王以義起禮

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可備而不敢為率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遽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作而已矣（或問）

典禮是天理之當然

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一毫不得添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如此（文公語錄）

天道流行發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同上）

古者典禮分明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同上）

簡易則可行

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同上）

所因損益之理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大體是害不得底雖如秦之絶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不得（同上）

至周然後大備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諸姊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同上）

漢禮非復三代氣象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讙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又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漢儒不用古禮

漢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 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同上）

南北朝猶有禮學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猶不廢

陸農師之徒說禮

宋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並同前）

有本有文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備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禮之素明習之素五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

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天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習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於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折衷至有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無或不能學其要而因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家語文公序）

禮書

禮廢而後有書

夫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歟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講禮記序說）

程張司馬三家禮範

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之閭里傳之子孫而或莫知其職之不備也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及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切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必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其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考得二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跋三家禮範）

觀古今而加損益

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崇

本實功目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家禮序）

俗吏不能布宣

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理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同上）

大要以儀禮為本

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疏附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或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義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正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文公答李方子）

溫公書儀不可輕改

溫公書儀制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副之不合便欲刪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尚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制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文公答趙子欽）

乞先頒降禮書

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春秋釋奠所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乞頒降禮書狀）

至和政和之制

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同上）

有經有變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來全以為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安曲之義故以曲禮為交禮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

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禮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荅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禮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五六十篇後来藏事秘府鄭元輩尚又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来遂失不傳可惜可惜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文公語録）

古書今不可見

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別自有箇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分明自有禮書今亦不可見

禮以義起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録成書（同前）

大小戴記之作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来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文公語録）

大戴記多雜偽

大戴禮篇目缺處皆是無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好處然多誤（雜讀同語上）

大戴禮多錯舛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武王諸銘豈是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曉者想古人只是述其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自耳不似今人為此銘後便要就事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固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却似箇盤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唐五禮新儀之失

開元禮煞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要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並同上）

上難強下之行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侍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

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類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講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遺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古據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民臣禮議）

雖亡闕而有可攷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豊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於見士大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儀禮釋宮）

唐與宋朝沿革

開元禮有刺史于吏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于臣本朝刪去此條○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文公語錄）

宋朝立科之意

向時有開寶通禮科令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徵此通禮通禮

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這起於何時逐一說了後又反覆論議一段如此亦自好

古今禮儀沿革

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散見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大夫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尤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宋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奸邪以私智損益疏畧牴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同上）

今禮古禮之異

今人儀禮只是士大夫禮無天子諸侯禮漢河間獻王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禮班固作漢書時此禮尚存不知如何失了故班固云今之言禮愈於推士禮亦達天子豈若用此禮哉

四先生言禮得失

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禮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禮可用婚禮則准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横渠温公所制不同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温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並上同）

禮器

五禮之器

五器謂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書注）

禮食之器

簠簋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曰簋禮食之盛也（詩傳）

祭用宣和禮制

祭器之失不但一簋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様度雖未必皆古然庶幾近之（文公答黄商伯）

射禮

古者立諸侯之禮

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文公語錄）

大射之制

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同上）

君子無所爭之義

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射揖如始升射及皆

勝者先升升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飲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其進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語或問）

射可以觀德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此書之論射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此詩之論射也夫射者所以觀德而非事乎張弓挾矢之可觀也必心正體平而後可以言射必周旋中禮而後可以言射否則威儀不肅動作不文雖有逢蒙后羿之藝無益也是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明其德之所服有大小也天子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卑之所服有遠近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明奏樂之上下有節也天子合九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所射之弓異也天子六耦三侯諸侯四耦二侯士三耦射侯所射之侯異也天子射於郊諸侯射於境大夫射於鄉士射於學所射之地異也吁射禮其可廢乎哉若果可廢則禮記胡為有射義周官胡為有射人白虎通又胡為有鄉射乎雖然二十學射是又男子之事而士君子之所當肄習者也（顏逵龍）

鄉飲酒

不必盡如於古

有聖賢者作不必盡如古之禮必當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之屬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槩使人不可不知方當周之盛時禮文全體皆備所以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盡不見徒掇拾編緝於殘篇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倣古之禮得（文公語錄）

當取可行於今

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同上）

爵齒兩不相妨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尚齒而有爵者則自賓主獻酢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

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僎）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文公答嚴時亨）

有司不能奉行

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州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踈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行鄉酒禮告先聖文）

飲非為飲

自吾夫子有觀鄉之嘆而後知鄉飲之禮為可行自抱朴子有煩碎之誚而後知鄉飲之禮不必行夫所謂鄉飲者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華陔奏雅所以鼓坐間之春風俎豆容與所以藹族閭之和氣叙長別幼小不得以加大也尊价坐僎賓不得以慢主也凡謂古禮不可行於後世乎果不可行則儀禮鄉飲酒篇戴記鄉飲酒義可以無作矣蓋古之鄉飲有四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酒用鄉飲禮一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二也三年大比興賢興能此則為鄉吏賓興之禮三也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則為黨正蜡祭之飲四也古之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何其嚴歟柰何長幼之倫泯大小之禮廢价僎之序失而賓主之禮失長星曉露尤幸見於叔代在泮飲酒是鄉飲僅行於魯邦之泮水也儀盛永平是鄉飲僅舉於東漢之郡學也分序賓价是鄉飲僅見於李唐之鄉校也然能施於一時之暫而不能行於異日之久能用於貢舉之日而不能通於閭里之間非古今天下異也世變不古雖鄉飲不足理軍帀也噫嘻安得再使風俗淳而行三代鄉飲之禮

冠禮

嘉禮之重

冠禮著於儀禮冠義記於戴經夫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所以正容體所以齊顏色亦所以順辭令也容體不正則鄙亂之習生顏色不齊則誠敬之實泯辭令不順則暴慢之心入乎冠禮之不可不謹固如此故古之冠者有醴辭有字辭有祝辭又有鄉大夫相告之辭其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則醴辭也今月吉日昭示爾字爰

自禮加髦士攸宜則字辭也近於民遠於佞則周成王之祝辭也推遠中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成德則漢昭帝之祝辭也韓獻子告之以善范文子告之以戒或告以實或告以忠則卿大夫告晉武子之辭也不特此耳夏商周醮於客位周人用醴於客位曰醮曰醴其敬賓之意一也商以二十呼伯仲周以五十呼伯仲或二十或五十其稱字之意一也奈何周轍不西是禮幾泯魯襄公可冠而未冠故晉悼公有盍為冠具之問是冠禮始廢於魯也孚也其子不拜酒脯是冠禮再廢於唐也孫嗣昌雖能發憤而行之然曳笏卻立外庭大笑是冠禮三廢於唐之縉紳矣噫嘻後之欲行冠禮者請讀周公之冠禮戴記之冠義

贄禮

明執守之義

自鄭康成注曲禮以贄為至而後世始以贄為言禮之至自班固纂白虎通以贄為質而後世始以贄為質己之誠夫古人相見之禮必有贄者所以明贄守之義而致己之敬也故公侯以玉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以公侯卿大夫士而所贄不同者是必有等差之辨也姑試論之蓋公卿之德欲其精白純粹而玉者取其燥不輕濕不重之義故公侯之贄必以玉也九卿之職貴於盡忠率下而羔者取其群而不黨之義故九卿之贄必以羔也大夫之職在於奉命通四方而鴈者取其俟時而行之義故大夫之贄必以鴈也士之氣節本乎剛方勁直而雉者取其死不失節之義故士之贄者必以雉也不然古人何以為是區別哉然卿大夫贄古以麛麑今以羔鴈而公侯士之贄惟用玉與雉何取吁此可以公侯之德有常而士以一介伏節不變也

群書考索卷十三畢

別集